

# Shen Bin

## 赛博的儿女，没有公共记忆

流量明星蔡某某，塌房了，又好像还没有塌。

从数据上看，蔡徐坤确实是顶流。早在2019年，他的一条平平无奇的微博转发量过亿。然后呢？在公安部组织开展的“净网2019”专项行动中，警察抓捕了给蔡徐坤流量造假的“星援”App犯罪团伙。但是，这没有妨碍蔡徐坤继续在流量的风口上起飞，以及无数粉丝疯狂地为他铺花路、控评、拉踩引战。

我倒不是关心他的塌房，以及他的粉丝站在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决绝。而是我的孩子被人叫了“小黑子”。因为和他很要好的另一个同学常把“只因”“鸡你太美”挂在嘴边，熏染之下，“只因”也成了我孩子的口头禅，事实上他都没有听说过蔡某某。

据说，文艺界把这种现象叫“有流量，没作品；有话题，没作品……”，总之就是没有作品。没作品的明星靠什么成为明星，那就是发微博、上综艺、操纵粉丝了。

网络重新塑造了一代人的公共记忆，那就是“没有公共记忆”。在网络分众、分层的传播环境之下，在应援文化成为身份归属之后，娱乐场早没有当年张国荣那种作为一代人偶像的“哥哥”，只剩下一个个小圈子里的、粉丝为之付出真金白银、应援岁月的“我家哥哥”，以及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信息茧房。

圈地自萌、关门自嗨才是分众网络时代的真实写照，娱乐场里没有公约数，就像我在塌房之后第一次知道了郑爽、吴亦凡、张哲瀚……

我总觉得，90后之前还是幸运的，有很多关于娱乐和欢笑共同记忆。有熟悉的老电影、老电视剧，能玩“粑粑雷”“三娘为你做面汤”的梗儿；一起守在电视前看了春晚，让陈佩斯、赵本山、赵丽蓉的口音、段子成了灵魂深处的东西，哪怕

是冯巩那句并不好笑的“我想死你们了”也能成为网络上二次创作的物料。

这几年一些老戏骨去世的消息，常常在朋友圈里刷屏，哪怕有的老戏骨身前并不算出名，只是演过某部影视剧里的配角。但是，每每他们的离开都会成为我们追逝伤怀的由头。我们珍惜电影里面出现的角色，他们会成为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，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，成为我们公共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一遍遍重复这些公共记忆，联想着和陌生人的关系。

如今，手机屏代替大屏幕，粉丝群代替普通观众，分众传播、分层传播让信息更精准地触达那些想知道的人那里，也把不喜欢的人排斥在流量之外。韩炳哲说：“数字化交流激发了瞬间的冲动型反应，发送和接收这种信息的民众，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蜂群。”

流量奔涌、洪波扬涛，赛博的流量却没有形成长江、黄河，只饲养出一个个精巧的“气泡”，

我们被彼此隔离在小小的茧房，没有公共的领域，像极了最近大热的美剧《羊毛战记》，以为自己所在的筒仓就是全世界，殊不知这个星球上还有无数个一模一样的筒仓，彼此之间并不知晓。

从前慢，一周只播一集《变形金刚》，同学们可以为“擎天柱”的生死去向吵得不可开交；如今快，上百集的电视剧因为N倍速快进而一闪而过，顶流的明星活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，永不相见，除非塌房。分众化的传播太美，让每一个果核成为宇宙，也让整个宇宙成了一个漠不关心的果核。

00后成长在信息的精准投喂之下，过早分化出了狭窄的关注点，无法和他人共享公共知识。赛博的儿女，没有了公共记忆，彼此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。📖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**我们被彼此隔离在小小的茧房。**